

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
 發行者 枕戈旬刊社
 編輯者 劉豁然

枕戈

第八期

◀日一月六年一十二國民華中▶

、一廿、一十、一、期日版出

蔡元培題



本刊每期售洋二分全年
 本埠五角外埠七角二分

本期目錄

國聯共管與圓桌會議之西崩東應	編者
救亡的方法——其惟儒術乎	天澤
圓桌會議之應付	特約記者
▲筆記	
異辭錄(續)	天澤
凌氏園林記(續)	實符
▲小說	
長安新夢記(續)	盧天白
素馨的愛(未完)	谷月
▲蘇林	
哀貞壯	拔可
孟容以士隱五律四章屬和卽步原韻	庚覲
雙燕辭	盧天白
感事步某君韻	孝岳
▲學生刊物欄	
作者、曼、陳炳輝、盧美風、白國梓、	
▲讀者信箱	
社會小評	一平
▲學圃	
習靜軒筆記(摘錄)	天澤
漢人說經各書之體裁(續)	燕詒
鉅鏃跋	金祖同
▲小小談話	
衛生蟲	谷月
▲譯叢	
十日大事表	谷月
西報瑣聞	慕潔
人們的幻影(未完)	慕潔

小言論

國聯共管與圓棹會議之西崩東應

編者

中華民國內十八省。外特別區。通都大邑。以下至窮鄉僻壤。凡報紙能及之處。人人無不知有國際調查團之來。咸翹首拭目以待其報告之至日內瓦。臆度歐美諸大國向持一種均勢的扶弱抑強主義。必將用其強大之勢力。施以靈敏之手腕。取滿洲之地於日本之手而還之吾國。以戾天下之望。以爲自慰而自賀也。

不意霹靂一聲。國民社忽來一令人驚疑且失望消息。據稱遼案調查團。擬將滿洲置於國際聯盟管理之下。五月間。於一切遼案因果。實地察視。加以相當考慮後。認爲。唯有將其置於國聯管轄。該調查團。九月間所發。內詳論此事。其計畫內容。擬設一行政委員會。以張學良爲領袖。由英法中日或再加二三國代表爲委員。此委員將對於國際聯盟負責云云。與吾人之所朝夕懸揣者全然相反。

西人理想與吾人迥乎不同。其識解尤有特別差異之點。以所經之境。所受之教。所讀之書。數千年來。判然各別。以彼居處東土生長中國之流。於諸夏情形。尙不免隔膜。坐井而觀天。曰天小。非天小也。其所見者僅止於一隅。而未爲全局之觀察也。所論者僅限於一端。而未作通盤之計算也。毋惑乎其言之不智也。

就以往之事觀之。彼言憲政之有益於國。固屢試於歐美兩洲。彰明較著。而無可疑者。然吾國立憲以來。共和而後。其適用

與否。國人自有公議。不待余言。以日本極意維新。且值國運鴻昌。篤生人傑。採西法之精華。作建邦之政策。經營慘淡數十年之久。其國體較之歐美。已具體而微。然政黨內閣。終貌似而非。始猶勉強維持。冀博國際榮譽。不意民窮財竭。激成此次暗殺大養毅之變。將以前假面具一掃無餘。從此日本實行軍國主義。較之專制而改開明之德意志。猶不可企及焉。則東西風俗各不相謀明矣。

不甯唯是。伊黎之後。戈登願脫英軍藉爲吾國禦侮。及至京師。晤譯署諸王大臣之後。見其唯阿取容之狀。卽馳至津。說合肥先清君側。庚子之役。瓦德西使德瑾琳密向合肥勸進。其他尙有獻策擁前明朱氏子孫爲帝。或推舉曲阜衍聖公爲其主者。幸而其說未行。猶有兩世太平之中國。項城一試焉而卽敗。理想之與事實相去懸絕之故也。西人不知吾國載藉。一姓代興。必經數十世。且昧於列朝掌故。明太祖子孫至崇禎年間至九十餘萬。屈指目而屠戮者居其大半。後爲明末義師推戴而遭與主驅除者居其少半。於是朱氏之冑幾於靡有子遺。卽前清所封朱侯以備三恪。亦屬僞爲。至於至聖先師。封王封公。固備極尊崇。然王公爵位。悉人臣也。非人君也。彼見人心信仰。以爲可以襲天位。於吾國歷朝典禮。惡乎知之。

設一旦西人而執東方之國政。居上位者。必久于吾國之使臣領事。能參政者。必各太平洋行行主。在比較上。固以爲通曉民情。莫彼若也。如陳殷置輔。選用吾國之人。非其行中買辦。必其宅中僮僕。在彼以爲經營商業於萬里之外。爲買辦者。能爲之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以歸。唯所欲之。無不如意。則是人之能力。宜爲千人之英。萬人之傑。固無疑義。卽論彼遠適異國。左右之人。平時居處飲食。使之得所。園林樹木。皆有布置。宜爲可用之

材。出乎尋常之上。而不知吾國之俗。宰相用讀書人。文學政事有連帶關係。彼所謂能。非吾所謂能。彼所謂材。非吾所謂材。不能困於彼所見聞。而謂吾國人才僅於其所接近者求之。何也。彼於我之情勢。猶隔閡也。

今姑以國民社所傳調查團之報告書言之。其中有最可注意者二端。

一此事可與路透社二十日巴爾狄摩訊。謂據太陽報駐華盛頓記者稱日本已邀請美國。參加東京圓桌會議。與英法意日四國討論共同行動。以保護在華之外人生命財產。美國務卿史汀生收到請柬。甚感困難云云。可以參稽互證。查滿洲置於國聯管理之下。其委員會中。亦不外英法意日諸國。各國通例。委員會員雖有多人。而關係孰深者。孰為主體。在國外言之。如英於埃及。在國內言之。如英於海關法於郵政是也。國聯於太平洋德屬屬國。不待日本之求而經以相與。則滿洲主體。非日本而誰。他日國聯邀請諸國共管。日本邀請諸國開圓桌會議。所謂肘足接於車下而智氏分者此也。國聯無可奈何。爲此調停之術。吾國之利害。豈能所計及哉。

一此事與電通社電稱調查團等。赴日本總領事館。訪問森島代理總領事。關於滿洲鐵道及商租權問題。質問不與中央政府交涉而與張作霖及張學良之理由。森島說明東三省現狀。根據中日日俄兩戰役後之條約云云。日本恃其強橫。不難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隱隱破壞保持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之各國公約。在日本則苟利於己。宜無不爲。在國聯則有難可解。宜無不允。殆張學良爲委員領袖之說之所由來。然東三省自民國與中央政府有時爲敵。有時合作。在事實上亦不能盡蓋。是誰之過歟。

今而後。日本之喜可知也。滿洲國雖已成立。無異掩耳盜鈴

。在列國萬難承認。立一委員會而已爲之長。則一面示威。一面樹義。可以實行永遠佔據之策。仍用張學良爲領袖。以羈靡其屬部。不爲邊患。又久安長治之計也。所謂躊躇滿志者非耶。

在吾人觀念則將如何。求如往日之廿一條而不可得也。求如甲午之割遼東半島而不可得也。求如辛丑俄國所擬未定之約而不可得也。欲行前清外交政策。割地償費。復一寸之疆土而亦不可得也。欲罷不能。欲戰不可。吾願當軸者思患而預防之。

救亡的方法——其惟儒術乎

天 渾

今日中國外患內訌之迫。誠所謂危急存亡之秋。可爲痛哭流涕之日也。然古大有言。我輩當戮力興復。何必徒作楚囚。譬如親屬病危。家人無泣視不進藥之理。但須慎簡禁方。對症下藥。俾得起沈疴而慶再生耳。救亡之藥奈何。儒術而已。吾知吾言一出。天下將怪其迂而嗤其妄。以爲書生咕嗶嗚下。丁二十世紀學術嶄新之世。而欲以二千載以前文周孔孟之道。施之於今而修爲救亡之術。其亦迂妄甚矣。嗟乎。果爲是言者。殆不知所謂儒術之精神。抑亦不知中國今日事勢之真况者也。請先言夫內訌。內訌之作。由於上下經濟之恐慌。經濟學家謂爲農村經濟崩潰之現象。中國以農主國。垂數千年。非其政體爲之。抑亦人民之天性然也。國人以勤樸耐苦見稱於世界。非即農業國民之特長。而儒家有恆產者有恆心之遺澤尙存乎。今之農業日衰。形成崩潰。屬於外來侵略者半。原於內部自擾者亦半。及今挽救。經濟有興復之望。國事卽有安定之基。若舍之不圖。以爲時代蛻變之當然。聽其崩潰以至於盡。而欲歸他人之經濟組織以易之。匪特緣木求魚。抑所謂削足適履。其爲害必大矣。挽救之策。必先之以孔氏與奢甯儉之禮。禮讓爲國之道。思不出位之戒。申之以孟氏農桑

林漁畜牧之制。鼓之舞之以漢代孝弟力田之科而責其實行。外來貿易之侵略。吾人以儉弼之。內部權利之鬭爭。吾人以讓化之。職業學術之進步。吾人素位盡己以圖之。舉國之財。甯藏於農村。而不顧其暴於都市。舉國之秀。甯安於隴畝。而不顧其爭於廟堂。就已有之官吏將士。俾服勞於國而禦侮於外。吾人盡其四民之天職。佐之於野。而無見異奔競之心。俊秀者循序而進。發揚其在野貞固之美德。展布其對外進取之大猷。不惟山澤萑苻之患。銷弭於無形。極其成功。所謂坐明宮而朝四裔者。非吾炎黃之子孫而誰屬耶。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於一。定於一者。定於王道。即定於儒術也。漢唐小試之而強中國威四夷。非其明效大驗而後事之師耶。洎唐衰而儒術燬。宋人誤浸於佛老。儒術播為空談。世始詬病而不敢用。語曰。人空則返本。文周孔孟之真儒術。非吾國民二千年來生存滋大之大本耶。奈之何徒效窮途之哭而不返也。

圓桌會議之應付

特約記者

圓桌會議是用來解決上海事變的嗎？大家都知道不是的，牠是用來解決中日間一切問題的。我在未和諸君討論這問題之先，先略敘將往事重提一提，來做我議論的一個考據：國際聯盟在去年開會的時候，日本不是說這件事（東省事變）是地方問題，當由中日兩方解決，毋庸歐美國家預聞。她所以這樣說，無非是因為我們中國沒有靈活的外交，更沒有充分的預備，她這樣一說將中間人一齊謝絕，她可以省去樽俎之間多少麻煩，輕輕巧巧獲得很大的利益，這一些小舉，大概讀者都還記得。

不願列強預聞的是日本，現今催促列強一全出來開圓桌會議的也是日本，日本為什麼起初不願意人干涉她的事，而現在又四

處拉人去呢？這是很顯然的，他們應付局勢的政策，已經完全改變，犬養毅的死，也許就是她的政策和政黨根本動搖的表現，犬養毅放棄淞滬，出全力以制東北，日本的軍官，表面說犬養毅太不爭氣，實際上他們自己知道海陸空的實力是不足以敵美俄的。再加以出沒無常的義勇軍，攪得她不能安享，他們惡狠狠的宣言勉強支持着面子，可是他們軍人自己心理，已經在悲憤得不得了，但是他們死都要面子的，又不情願使人知道他們心懷畏懼，所以一方面儘管撤軍，一方面就催促開圓桌會議，他並不是要將淞滬放棄來爭圓桌上的勝利，實在他們要借圓桌會議來做一個穩善的收場，免得兵敗國亡為萬世人所譏笑。

美國說，她感覺應付圓桌會議是極其的困難，其實她說的困難，並不是我們理想中所謂的困難，她大概也知日本轉圜的計畫，在開會的時候，不大好應付罷了，美國深心持重盤馬彎弓，是斷不肯公然做大戰戒首的可是蘇俄已有積極準備，有人說她（日本）用這會議一舉，來緩和世界輿論，破壞美俄聯絡的計畫，以期收效於他年，這也許是她的真相，但是總而言之，這樣一來，東方大戰可以不再發生了。

我國在圓桌會議上的目的，約分兩種眼光來講：（一）戰，（二）和，若是預備戰的話，可以絲毫不讓步，逼日本下不來台非出來打不可，這一條，目前雖然不免犧牲，可以博最後的勝利，而且是真正自強的轉機，可是第一要全國合作，第二要大家不怕死，政府覺得這兩點可以辦到的話，可以全他動手，中日一關，美俄必不放鬆，這樣的結果，大家知道，不必多說，和的話，就在可能範圍內讓日本人一些面子，好結他有個下臺，大家了事，可是這樣一來，中國的前途，怕還是不堪設想罷！

政府諸公，快快趁著這個極短的時間，起而積極準備，採取

有效力的步驟，應付圓桌會議是不難的，但是希望你們不要再事空言，實在努力纔好。

筆記

異辭錄

天津

中日戰事方起。是時當局要人李文忠公爲海陸軍帥。手握全權。葉曙卿軍門爲大將。身當前敵。項城爲行人。通使命。合詞請班師以待天下公論。政府未識敵情。不知日本之不可勝。惟懼勝倭之後。俄人乘勢而動。攘以爲功。不知日本歷年備戰。兵力財力。遠出我上。惟責海陸軍統帥意存畏葸。顧慮延宕。且懼商民之齎敵糧。又恐日兵登陸強劫軍火。欲拆卸過關鐵路。屢次皆見上諭。當軸諸公心目中視日本渺小之甚。猶可說也。而自顧左右。無一親臣。欲與人戰。豈堪輕於一試。讀史者動謂宋人於女真蒙古。輕於啓釁。然史者鑑也。諸公讀書而不知鑑於往事。殊難解答。

行軍之事。未有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自戶部奏定光緒十四年之後不購新械。武庫已空如洗。戰費既開。一則議購英國新式三快輪。再則議購智利兵輪七艘。三則議購德國魚雷獵船四艘。言明能行二十八邁。四則議購英國河廠新造大快輪。五則議購德國大炮一百二十尊。船械不敵。政府未嘗不知。而敢孤注一擲。壽伯符詩云。衰衰諸公膽氣粗。竟憑意氣喪皇圖。爲庚子詠也。然甲午亦復如是。

葉曙卿以步卒二千。當倭衆逾萬。全師退至平壤。未始無功

。然區區小事。侈陳功績。大開保案。宜乎受人指摘。吾鄉吳鑑泉觀察。與於是役。事後痛定思痛。言遑遽之中。失履。以機行。苦不堪狀。廟禮卿笑云。所謂刻機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葉志超從先祖爲騎將。逐擒賊餘衆於淮城東。擒斬逾萬。搶首賴汝光奔揚就護。東捻以平。志超以功洊升直隸提督。治兵有法。行營中自立武學。以練軍校。至今其裔孫。猶有列名於軍伍者。衛汝貴。盛軍偏裨。周武壯剛敏兄弟相繼薨。汝貴代領其衆。李文忠公頗賞之。常致書先祖。論吳武壯輩全朝貴。而及之云。貴部下少人材。不若周氏兄弟。則小仙爲之也。志超。汝貴。率師分道至朝鮮。以間式服裝。持舊式器械。用密集陣法。而且無工兵爲營壘。則戰守咸失其宜。無輜重以輸運。則前後不能相顧。一旦與日人遇。寡不敵衆。緩不濟急。其敗固宜。項城爲丁汝昌清卹不得。慨然曰。甲午之役。吾身在軍前。聞潰卒言汝貴持刀立陣側。督軍力戰。日人頗失利。未幾援軍大至。勢不可當。其敗也。譬如機器。以引擎鍋爐馬達速率之不敵。出貨固宜不若。僅歸咎於貨出之一部。誰能任其咎。以余觀之。朝廷賞罰之公。雖汝貴亦應賜卹。邊論乎汝昌。

宋慶。旅順守將也。劉盛休。大連守將也。慶調赴邊。禦敵於鴨綠江岸。盛休調至平壤前敵。乃以趙懷業新募六營守旅順。徐邦道新募四營守大連。倭師過鴨綠江。中朝震蕩。幾於手足無措。不啻驅市人而戰之。安得不敗。

諸軍至平壤。正當論功請獎志得意滿之時。聶功亭軍門先歸。回直募勇。不任覆軍之咎。其後守連山關隘。不當日軍要道。反以見功。可謂至幸。和議既定。獨領一軍。拱衛畿輔。周旋朝貴。頗爲一時所重。於葉衛之失機。歸過於傅相之輕任。當淮軍氣盡之時。尤能以此自別。然士成爲魯伯陽之姻。聞曾假以巨

賈。賄買上海道缺。損其資三之一。不啻擲黃金於虛牝。天下事有幸有不幸。誠不能一例而論。庚子之役。軍門力戰陣亡。死事頗烈。上以多年講求洋操。原期殺敵致果。乃竟不堪一試。責其不能退八國聯軍。時論頗爲之惜。若追論平壤之事。則可矣。

丁汝昌夙將騎兵。以統海師。朝廷用人。自爲失當。汝昌屢受督責。欲戰自知不敵。惟求速死。大東溝之役。倉卒應敵。定遠望台爲平日規遠之具。戰時則折疊弗用。以下有巨礮轟動不能存身故也。汝昌不知學理。仍立其上。致被震仆。反爲日礮擊毀。傾覆受傷。朝臣不知機械之學。無從指駁。外人見之。無不匿笑。然汝昌見危授命。較之臨陣脫逃之方伯謙。服毒呼救之劉步蟾。高之奚止一等。予以知舊道德猶勝於新知識。

承平日久。北洋淮軍僅存三部。一盛軍藏於平壤。一親慶軍餘部。卽先祖解兵柄後。吳武壯代領而留衛畿輔者也。武壯征高麗。薨。張光前黃仕林分駐旅順。寇至皆潰走。一銘軍劉壯肅會與文忠要約。繼爲統領者。必以劉氏子弟。是時劉盛休爲將。文忠知不能戰。而恥於全軍覆沒。不以當敵。文忠始終維護此軍。幸而瓦全。已亥。文忠復出督粵。光前往賀。述及曾至無爲謁先。而拒弗納。文忠曰。汝敗軍之將。不見宜也。既而仍用爲粵中防營統領。文忠於淮部。究有香火緣也。

中日議和之始。張蔭桓邵友濂爲專使。蔭桓請訓時。上諭以償兵費可許。割地不可許。總署爲擬漆書云。有關重大事件。須電奏請旨。兩使銜命至長崎。日本問有全權否。對曰有之。惟須電奏定議。日人謂權力不充。拒之不納。而示意須李相來。朝廷不得已。使傅相往。且允割地。既得所欲。旋爲俄德法三國干涉。日人懼。惟取臺灣而歸我遼東。是時日本兵力。如是而已。

日本之勝中國。所謂彼勝於此則有之。是時日本兵法。未臻精密。尤其甚者。海軍之脆弱也。外交情形。亦復茫昧。所僅知者。唯聯英一國而已。大東溝之戰。日本陣法。識者謂以中國舟師噸數。苟駕馭得法。足以剪此而有餘。當時伊東祐亨海軍知識。猶極幼稚。與其言戰。毋甯謂之歷練膽識姑試之云爾。日軍力竭而遁。既而餘艦補充。商船改造。仍耀威於海上。乃舉國一心之效。吾國艦隊。殘不成軍。伏匿不出。江浙閩粵四省督撫。作壁上觀。政府設施。唯知詰問二洋以窘淮軍。上下離心離德。自取覆敗。我愈鈍。敵愈利。天也。馬關和約。羣雄環伺。伊藤陸奧。豈不知遼東之爲禁樹。而幾幸中國之昏闇。僥得倖失。皆於俄頃間。中國當道。遂舉此以例孤懸海外之臺灣。屢求乞於倫敦。迄無效果。其愚誠不可及。然與彼時日本之軍事外交相較。亦百步五十步之間耳。

豈唯日本爲欺誑之外交哉。雖歐洲各大國。莫不皆然。德據膠州。使臣海靖忌文忠之爲梗。致書總署。言中國威名夙著。而平素輕已之某大員。不欲與議。於是常熟翁尙書。南海張侍郎。受命專辦膠案。盡從德人之請。唯魯撫李秉衡獲免於咎。常熟頗自幸。言國體所關。人材可惜。文忠笑云。然則前川督之非人材。雖被黜。亦無關於國體。可以概見。常熟亦笑。無以應也。德俄協以謀我。膠案既結。未幾卽有俄祖旅順大連之事。適當戊戌會試。文忠方希冀試官。以補平生之缺。聞俄使巴布羅福有所請求。知爲己任。笑曰。衡文之事。殆無望矣。時公方中譏。亦無能爲力。於是俄租旅大。法租廣州灣。英租威海衛。得所求而去。及慈聖臨朝。意索三門灣。百計恫喝而無所得。使臣解職去。自此外人需索。戛然而止。乃知兩階于羽。威格有苗。古人並不欺我。

廬江梁山凌氏園林記(湛園) 實符

一日湛園。是園位於居宅之後。拓地與或是園等。爲先叔高祖東岑明經所建。成於乾隆初年。園內山水。參差錯雜。惟池畫爲三。山峙爲二。池水作三灣。中斷以堤。居中間者方而廣。內蓄金魚。中有石舫。因洲嶼而成。居東西者一蓄鷺。一種荷芰。每堤置石開一所。不時啓閉以利小艇往來。魚池之左。通以九曲石橋。可游可釣。池之南爲土山。山巔有茅亭。池之北有石山。山側有石榻石几。可坐可臥。兩山三水之間。復建精舍以相對峙。位於衆竹中者。顏曰留客處。覆以茱萸。障以碧紗。四圍修竹參天。叢篁蔽日。爲公夏時習畫之所。內有聯語曰牆頭山一點。檻外竹千竿。又一聯曰。三間茅屋無塵到。尺幅烟雲奪化工。蓋公長於墨筆山水。故有是云。位於衆樹中者曰棲鳳廳。上覆簡瓦。四圍障以五色玻璃。屋外障以梧桐松柏臘梅之屬。面南背北。冬日得陽光爲最早。取毛詩鳳鳴朝陽之義因以棲鳳名廳。中奕獸炭。空壁穴地。而流通其煖氣。儼然一煖室也。爲公冬季讀書之所。蓋公善丹青外。復喜治堪輿之學著有地理擇錄。及梁山詩草等書。板藏金陵某書肆。留客處燬於咸豐癸丑三月寇攻居宅不得逞。因用火鎗擊焚之。棲鳳廳等處同燬於咸豐丁卯捻匪之亂。茲僅池中孤嶼尙存。餘悉夷爲菜圃矣。(未完)

臨時插入消息

大陸報載共匪竄擾安徽安慶廬州危
勦匪軍敗退津浦路危險

五月二十七日

小說

長篇小說 長安新夢記(續) (原稿保留)
請勿轉載

盧天白

第二回

逢姑惡傷心 蘭蕙質
驚嫂悍絕意 綺羅香

一個半大的丫頭站在當地。手這拿着一隻描金填漆小茶盤子。眼瞧着地上發怔。那玫瑰紫地氈上七八塊粉定工筆彩色富貴白頭仿御簪小蓋鐘的碎磁片兒。茶葉和茶汁兒潑溼了一片。牀下一對白磁茶托兒還是好好的沒有跌損。那少年把靴子脚一蹀道。蠢丫頭。自己不小心。把杯子跌破了。還不快快收拾出去。呆站着做什麼。那丫頭方纔放下那隻空茶盤子去收拾。不提。有一天。蕭狀元和他夫人在上房裏閒話。他夫人道。蘭兒來的信。雖然說是翁姑都歡喜她。女婿也體貼她。但是吳媽回來。說起這新親家太太的性情。和女婿的模樣兒。叫人有些不放心。蕭狀元道。凡事自有一定。姻緣大事。尤其是前定的。而且蘭兒剛剛纔到人家去做新媳婦。和我們乍做外官的時候情形一樣。脚靴手版。總有些生刺刺不大合式兒。過久了自然一切圓熟融洽。這不用着我們瞎操心的。蕭夫人倒笑起來道。你提起乍做外官的話。我想起你初到省的時候。見上司。會同僚。鬧得你頭腦發昏。飯也沒好生吃。覺也沒好生困。賭氣要上疏辭官。發一陣書狀子大脾氣。擱那一頂新大帽子。連皇上新賞你的那管孔雀翎。也幾乎把翎毛都折斷了。我替你收拾勸你時。你還拿你書狀子的話排揎我一陣。不到好久。你就就伏伏貼貼的帽不離頭靴不離脚了。蘭兒性情雖然溫和。但是給你多灌上幾年書汁。我恐怕她也要發一陣子書

獸子脾氣。那女婿不知能勸慰她不能呢。蕭狀元也笑道。他們兒女閨房的事。更那要我們懸心呢。他夫婦兩人還在那一半兒猜疑一半兒寬解。那知道儂蘭這時在那瞻園裏頭做新婦。陪着那位天壤王郎的夫婿。已差不多是一盆嫩蘭花。送到豬圈裏頭去了。何況那位繼婆婆。是一位現任駐防江南烏將軍令妹。在未出閣的時候。已是著名的驕悍。在家裏打丫頭。罵哥嫂。鬧得親鄰知道。芳年過了三十。沒人敢來問津。只怪郭京兆活該倒運。到了江南布政的任。不久便賦悼亡。在郭京兆自家意思。已到中年。可以討一兩個侍姬。做個朝雲伴老。不必再續朱絃。只是禁不住同僚攪擾。加以那烏將軍聽說這個消息。喜從天降。便堂堂皇皇遵著那時革除種族界限准許滿漢通婚的詔旨。託那江南總督去做大媒。看官你想這樣挾長挾貴的媒人。拿着一把大蒲扇來。萬萬不會碰著釘子回去的。一說便成了。那烏將軍退災星送晦氣似的。趕忙賠了一份早已預備的粧奩。送這位公主娘娘似的烏姑娘過了門。那郭京兆出身章布。給這位烏夫人貴族的空氣一壓。原來的書獃子性兒叫做丈夫之氣。已一天一天的挫了下去。他在烏夫人跟前。連昂藏之軀。也似矮了不少。比那從前跪在皇帝御前。遞那親耕的鞭子時候。還似矮下一半的一半。可是差不多只齊着他的夫人石榴裙下半截了。只是他的夫人裙下。却不是連瓣雙鉤。是真材實料的蓮船盈尺。還要穿起一雙高底紅繡鞋兒。走起路來。各登各登的怪響。而且穿的是長大的旗袍。從來也沒繫過裙子。她最不歡喜是漢裝織足女娘們。她却賭咒也不知道纏足的痛苦。單單這一椿。儂蘭可算碰着災星晦氣。無大不大的對頭了。郭京兆到底是讀書人。受了他這位繼室夫人鐵蹄蹂躪。也覺得有些難堪。他想要在書本上。找出刑于方法。委實找不出來。虧他老着脸去諮詢幕友。有一位幕友。是個癖嗜烟霞的。他就現身說法。上

了一個特殊軟化的條陳。順便送上一缸福壽膏。和一副十景煙具。那烏夫人剛剛為洗臉水溫度稍高。痛打了新叫上來的丫環。又著實罵了大丫頭一頓。正犯着肝氣疼老毛病兒。輪在榻上。那大丫頭戰戰兢兢的陪着。她這一面的哼一面的罵。郭京兆躡進房走到榻旁。先低聲慰問了兩句。然後叫大丫頭站開。自己上去歪在他夫人身旁。輕輕的捶着。一面宛宛轉轉的說那洋藥醫肝氣疼的功效。烏夫人聽得也高起興來。便叫拿來試試。那知道這一試見效之後。便和這件東西膠漆般戀愛起來。連她平日視為玩具的嫡親丈夫郭京兆。也沒有這樣一刻離不開的親密。郭京兆得了這件替身。快活的了不得。成日的在籤押房縮着。不大到上房來。可算一半脫離了苦海。只是他的新媳婦儂蘭。却是完全入了火坑。原來烏夫人烟癖雖然吸得很深。燒泡和上斗却是不會。就是吸時。還要人替她掌火。這個差使。丫頭們當得不合她式。她就派上儂蘭。大凡吸烟的人。都是俾畫作夜。烏夫人黃昏時候起身。天光時睡覺。整夜的煙榻邊差使。除了丫頭們遞茶點遞水果而外。儂蘭真個夜不解帶的去伺候她。她還要講究極專制的規矩。婆婆房裏。媳婦是沒有坐位的。像儂蘭這樣纖細的凌波。叫她常常站着。那還站得住。除了燒煙掌火時候。是跪在踏板上面。私事急的時候。回到自家房裏坐一坐之外。在她婆婆房裏。總是伶仃仃的站着。烏夫人也不曉得是有意磨難她。還是不知道別人的痛苦。一夜到亮從不開口叫她坐一下子。可憐儂蘭自小原是嬌養慣的。父母憐愛得真似掌上明珠。而且秀外慧中。那裏禁得住這樣磨折。巴巴的望到紗窗上微微發白。烏夫人自己覺得困倦。要安息了。儂蘭還帶着大丫頭替她攤好了被窩。放下帳子。聽得烏夫人微微有了鼾聲。方纔輕移蓮步。退出婆婆的房。回到自己的房中。寬去衣服去歇息。銀紅紗窗上曙光。已經大亮。那沒心

肝的夫婿。還要捺住她。去行那教倫大禮。她委實支持不住。不願從他時。他便拳打脚踢。口裏嚷着。嚷得丫頭老媽們聽見。有快嘴的傳到烏夫人耳內。烏夫人還罵儂蘭不賢德。這儂蘭真真有冤沒處訴。想寫信給她父母知道。又怕她父母爲她懸心煩惱。按下去罷。可是度夜如年。可憐儂蘭受這樣折磨。原來一副絕代美人面龐兒。不到半年。變得又黃又瘦。內衙裏頭都說她是有喜。郭京兆聽說有抱孫的希望。倒還歡喜。便請個大夫看時。這大夫也糊糊塗塗的說她是喜。那知再過兩月。她便病倒下來。她繼婆婆房裏差使。方纔宣告停職。那曉得這一停職。便就永遠脫離。到了她臨危的時候。郭家方纔差人去到太平使署裏給信。蕭狀元夫婦趕忙還叫她的乳娘吳媽。星夜去看時。可憐那關心蕙性玉貌花容的儂蘭。已是脫去火坑。魂歸天上。只是一對將涸未涸的秋波。還是澄澄的瞪着。好似等她乳娘似的。她乳娘進門一看。禁不住上前抱住痛哭苦命的姑娘。已死的儂蘭眼眶內。也似迸出幾顆淚珠。可憐這便是她的一生結果。吳媽看視了儂蘭入殮之後。在郭家也住不住。回來哭訴儂蘭的生前死後的情形。蕭狀元夫婦。也只有大哭一場。末了蕭太守。拭着淚痕。婉勸他的父母住了哭。蕭狀元歎口氣道。親家太太呢。原不知道她是短命。只是那時我也糊塗極了。女婿還在京內讀書。面都沒見。就把婚姻大事定了。可不是我們害了儂蘭兒呢。說着。又和夫人哭起來。蕭太守又勸了半晌方纔勸歇。這是上一年的事。這會黃夫人臨蓐不下到了極危險當兒。那粗使丫頭大驚小怪的。喊起大姑小姐來。隨即聽得哇的一聲。小孩子落了地。當時衆人又驚又喜。忙得也沒工夫去追問那粗使丫頭了。後來黃夫人聽說這番話。心裏頭着實有些驚疑。(未完)

素馨的愛

谷月

幽綠的深林中。在黑暗的夜裏。忽然顯出些閃亮的電光。東飄西蕩。居然在口漆黑的夜裏。把強華引出了曲曲灣灣的老樹森林。直到那細鋪小石子的道上。強華沿着這小道。向前急急地走去。一會兒便到了一所很精緻的小洋房前。他待要去敲鈴的當兒。他心裏好似有所感覺。他那個手不知不覺的便縮了回來。他走到屋子的四週細細觀察。屋子的西南角上忽然響聲掃梅起來。他怔着了。伸頭去望裏面。從薄紗窗內。隱約的視着素馨的背影。她後面那個少年。就是聞名海上的三公子罷。三公子貌雖不揚。可是他的裝飾。却是極其漂亮。古人說得好。人要衣裝。強華又長了一個見識了。

嘈雜的歌聲。和着那悠揚的琴聲。不是強華素來知道素馨的琴好。恐怕就要批評牠惡劣了。一曲告終。三公子坐在素馨旁邊。真是心曠神怡。陶然欲醉。可是窗外的強華。凝視着這富麗的房間。好似老僧入定盤的站着。春風雖不寒。可是他覺得冷。再望下看。他抖了。偏偏那無情的杜鵑。不先不後的在這時候。叫了起來。他苦笑了一聲。聊以解他的愁苦。

轟傳了好多時的影片到了。影戲院場場客滿。素馨和三公子包了一個廂，坐在裏面。看這哀豔的影片。開場是些新聞片子。和名人演講。演完了。便來了正片。素馨覺得太舒適了。不覺微笑起來。銀幕上正在演一個窮文人和一位富女郎跳舞。處處現出她不願意的神氣。和文人的窮像。三公子還以爲她是痛悔已往。那裏會想她是覺得過於適意而笑的呢。她腦海當中。還隱約的記得。因爲到這影戲院來。被她母親吵了好幾回。突然飛來了

二片潤濕的嘴唇。她正在感激萬分的當兒。不忍却人過甚。慢慢扭轉頭。和他行了一個互愛大禮。

「這前頭兩個人真真太猴急了。在戲院裏這樣子。未免太文明了罷。」一個批評的論調。在後面包廂裏發了出來。也是一個公子哥兒的氣派。三公子也只好假裝不聽見。仍就看戲了。素馨被只位一陣吵鬧。不好意思起來。也就將目光先移到銀幕上。注意片子了。

本片的大概。是說一個中等人家的女人。嫁給了一個富翁之子。結果憐新棄舊。仍就是不外乎紅顏薄命的老調。可是表演得淋漓盡致。十分逼真。結局時的一幕。竟然打動了她的心懷。幾乎也要跟那少婦一樣的去懺悔了。戲散了。門前車馬如龍。大家都好似已經忘了國難方殷。也做做窮文人所說的忍痛娛樂了。

他們回到城裏的公館裏去。度那甜蜜的蜜月，素馨也忘却了強華了。布衣的朋友。並非她現在所需要的。一場麻雀幾千。強華典家蕩產。也抵不到三兩場的用度。好在來路容易。三公子的老太爺當然也不吝惜。本來做官就是要錢。裙帶得官。尚不言恥何況乎花錢運動來的。有本無利。將來這生意怕要無人做了。強華在極無聊的時候。忽然碰到倩雲。倩雲也知道他們的事。她仗義的說。我去見見素馨看她有否不得已的苦衷。我再來看你。你也不用愁。強華實在感激她到萬分。他每天晚上。一閉着眼。就看見素馨。月夜獨酌。也常常好似發狂的。說些不東不西的話。一天又一天。倩雲的信。還不見來。他受了夜雨的吹凍病了。

深宵約在十二點鐘光景。他一個人睡在一間房間裏。牀前一盞綠澄澄的電燈。映得滿室悽然。他實在太苦了。校外寄宿舍中。有誰來解他的愁悶呢。桌子上的藥瓶還是一年前的陳藥。他回想去年夏天生病。他發燒昏迷的時候。旁邊總坐着一個知心人。如

今人在心非。又生了一場疾病。深宵獨對一盞孤燈。窗外春氣暖。房內偏是滿眼悽涼。他非鐵石人。處在這種境遇之下。怎能叫他不傷心慘目呢。幸而他病好了。他可以出門了。他踏出門檻走到公園中。百花俱為春雨摧殘。遍地草木也全是碧色。仰頭一望。天地全是綠悠悠的。他的愁懷。也許可以被清和的氣象。少許洗刷掉。公園在這個時候。真好呀。綠草之外。還有活潑的小鳥。野望萬物。都有飛騰的氣勢。初夏要到了。

他慢慢想從公園裏走出來。沿着那幽徑走出。遍地都是落英繽紛。花在泥裏。還是嬌豔。不過好似滿臉啼痕罷了。新雨後的園林。幽徑未免有些滑。他將要出來的當兒。一個不小心。跌了一交。爬起來。滿身污泥。他急急的走出園門。跳上黃包車。回宿舍去了。……在一個深夜裏。強華隨着窗子看窗外的目光。一陣清風。吹來了子規的啼聲。他猛然想到那一晚上。拿了一根電筒。獨上西山。他不覺嘆了一口氣。門外突然來了一個送急電的人。送來一封天津發來的電報。嘖嘖的搞門。他走了出去。拿了電報一看。才知是倩雲拍來的。他拿了電碼本子。一字一字的翻下去。心裏不住的跳個不停。

「華。你不必再迷醉了。金錢是素馨的愛。她也不心愛張三。雲。」他覺得只件事。在他意料之中。到也沒有甚感覺。仍就是苦笑了一聲。他睡了。到也很安逸。過了好多時。他收到一封。字句很像素馨。他不自主折開來一看。讀完全文。他倒反遲疑起來。「素馨怎樣也要受苦了。大少們最愛的事是棄舊憐新。……」

素馨懊悔了。那一天的影戲。是多麼有意思呀。她隱約還記得包廂的舒適。和三公子初逢時候的戀愛。可是已經遲了。她在暗忖着。他接到信不知道對我怎樣。恨我是不免的。她隱約還記

得。影戲中的女子在懺悔。她倚着欄干。看月亮。真有說不出的隱痛。她接到強華的覆信。不過只有幾行字。寫着很飛舞的行書。

「我人微力薄。無能爲力。倩雲說。您的愛。是金子做的。……素馨香過去了。」(未完)

藝林

哀貞壯

拔可

失君垂象句。觸念始一哭。吾甯木石人。忍痛實在腹。撼牀疾如山。猝發制難伏。中虛迫暴下。趨死勢益速。遺詩出口授。屈強仍可讀。方期留須臾。微命待一下。凌晨欠走視。不謂遽就木。形骸雖委化。疾世尙張目。壁間果何有。仰此半椽屋。平時戲謂君。死所要釋意。當如趙邪卿。及身設賓位。君雖領吾語。終笑太早計。誰知今瘞君。乃此尋丈地。築場平如削。未覺天宇隘。交親遠臨穴。淚挾風雨至。但愁異幽明。肝胆總相棄。南山無可欲。發塚不汝壞。應有腹中書。宵深出光怪。蕪棺事二三。孰可恃緩急。朱翁天下士。風義厲頹習。始終附貧友。不使百憂集。處分十口計。瑣細到薪汲。明知汁無多。聊用吐相濕。阿章學涉世。相爛拜與揖。阿祥外就傅。蚤出歸日入。親渠年尙稚。那足辦供給。自餘更何知。蓬跣亂袴褶。誰勝死後實。提挈至成立。淒涼不忍聽。滿巷喚父執。

孟容以小隱五律四章屬和卽步元韻

庚峴

仲氏田園樂。高風羨隱居。籬門臨水近。笠屐及春初。桑落時留客。瓊樓數枉予。那知花月竹。勝境在君廬。歌傲惟容膝。匡牀燈火幽。莓苔生驟雨。門巷近清秋。消暑無池館。冥心足釣游。竭來身似寄。未用憶方舟。端居秋已至。風雨落窗埃。硯墨書多草。園蔬翦破苔。詩尋禪壁下。客喜遠方來。細數論文地。相逢尊酒開。蟬噪催景短。息響報年嘉。屏格懸薑蒜。鄰翁餉酪茶。籠爐圍夜永。粥鼓隔風除。憶答山中約。溫經徂歲華。

石城早春卽事

舊識檀橋館。青谿屋數椽。丰昌含秀氣。芳草復嫣然。高屐嬉春去。胡牀何處邊。予懷長淼淼。此豸獨嬋娟。雙漿穀紋水。樓臺煙外尋。驚鴻人似玉。穿燕柳如金。芳甸草回綠。花時月有陰。酒壚隨處好。小醉一沈吟。

雙燕辭

(甲子四月三日琬女殤越十日婉女又殤旬日之間連喪二女悲來不能解作雙燕辭) 盧天白

薔薇搖落春已殘。(琬女病時薔薇盛開殤之日余甫自校返未知其疾甚抱來花下折枝置其掌渠尙強握久之僅逾一時竟逝矣悲哉年甫周也) 碧苔幽徑堆紅殷。(婉女殤之日夕亦風雨大作女生時喜戴花盈髻今女死花亦零落盡矣思之痛心女年四歲) 金堂海燕泣相語。裴回不忍歸梁間。舊巢夢鶴卜習吉。(歐陽公夢鶴而生女) 掌中珍過雙白鷗。青雛寧寧乳哺瘁。連枝且喜兩雙銜。大者試飛嬉戀母。小者學語聲呢喃。可憐十日風雨惡。空花先後俱鉢曇。誰音下上復何補。戴歌燕燕雙淚潸。

春霖曲

保眉

風吹綠水羅紋皺。春雨如絲花容瘦。紫燕停飛石燕飛。幾聲滴瀝度昏晝。海上輕寒猶未消。吳淞江小漲虹橋。下簾獨坐愁腸斷。羅帶寬鬆學舞腰。恨煞樓前雲密鎖。癡雲一片癡似我。征人塞上意如何。欲歸不歸計已左。夜午夢回覺小寒。空床獨宿錦衾單。遙思沙漠煙塵裏。有客低吟行路難。春光已到杏花尾。春情漲似桃花水。瀟瀟颯颯未曾停。春恨如何不鈎起。頻從窗隙望天明。朝旭光輝血染成。侍女來傳天氣好。五更雨止轉新晴。

感事步某君韻

孝岳

東郊塵吹沸天開。迢遞關河幾夢回。萬舞無疆大歷服。百金張矢遽登來。長哀小腆安戎毒。一例難謀問墨灰。極聽衆生身劫事。上清凄切暮雲堆。我所思兮愁不開。繩床藉卜日三回。龜屨兆食文明見。灑澗中原氣象來。曾是寄奴能續命。故應曷毫驗遺灰。蕭寥此意常門雨。風急溝冥跋浪堆。

春遊九華山

鏡潭

皖山名勝搜寰宇。瀛地洞天謔千古。太華女兒失秀奇。九子蓮華望江渚。幾欲攜履遊未得。豔羨高僧獨卓錫。何期曳杖撥雲來。佛岩印我筇鞋跡。羅城初過頭陀嶺。層巒起伏雲摩頂。奇峯峭嶺不記名。聳翠插天高且迥。仰躋雲梯千仞壁。小憩摩挲定心石。(本山石名)買勇直上半霄亭。(亭在二天門)環亭諸峯小如笠。義和御走輓賊疾。踏雲夜乘仙人燭。(本山草名)西館曾參玉版禪。東崖旋謁金粟佛。蒲牢一聲驚破曉。雲亭捧出日杲杲。笑向天台第一峯。仙樂乍聞雲韶鳥。(本山鳥名)環顧羣峯九十九。齊向神光殿低首。普陀岩上問文殊。(本山岩名)五老七賢今在否。(本

山峯名)濯足天池看飛瀑。矯如游龍下雲谷。曾作霖雨到人間。洒向大千參化育。紅飛不到無纖塵。安得松毛說法輪。觀音峯頭烏念佛。(本山鳥名)羅漢墩前花笑人。碧桃蓮花看不足。(本山峯名)歸來衣惹翠微霞。(本山峯名)愧無徐熙筆通靈。九子蓮華繪一幅。

雨夜感懷奉酬陳子言表兄見贈敬步元玉

濯清

爲恨相知晚。激君策杖行。塵氛因雨淨。夜氣帶潮生。酒共香名飲。詩隨好景清。謫居翻有幸。碩德接崢嶸。際倒新豐市。江湖載酒行。烟迷華燭暗。風勁怒濤生。舉世嗟同濁。高譚瞬轉清。恐忘歸去路。樓閣識崢嶸。拔劍聞鷄舞。中流擊楫行。縱橫餘壯志。章句誤浮生。誓挽河山劫。同看海宇清。相期成大業。風骨更崢嶸。風雨雞鳴夜。紛擊百鬼行。可憐淪俗吏。猶自念蒼生。決策邊陲靖。承平雅頌清。何年文酒會。頭角各崢嶸。

綠陰

隱庵

疎簾不下午陰清。衆綠都從雨後生。扇底落花時點染。琴邊飛瀑乍空明。零烟高墮閑庭翠。覆水低遮小檻晴。浙境莫言太岑寂。比鄰猶自有流鶯。

龍泉行

量誠

龍泉本山縣。處州位浙東。行年四十七。印此官遊蹤。初涉錢塘汪。微雨零濛濛。取道杭汪路。金華一日通。黎明肩輿發。永康

扼要衝。程途百二十。夜半聞清鐘。縉雲八十里。夾道列蒼松。來朝走麗水。奇絕多高峯。巍然聳天表。仰視鬱葱蔥。衆山若培塿。俯窺倦雙瞳。前有桃花嶺。徒步艱龍從。關廟上中下。惟神降嶽崧。入門肅瞻拜。聖像使人恭。叩問得上吉。勉我貫初衷。既昏投逆旅。疲勞憩我躬。前路更艱辛。詎泣阮途窮。改由水程進。片帆駕短篷。舟子周其姓。厥名曰順隆。龍淵江上棹。漫擬陶朱公。渡江楫擊祖。破浪風乘宗。壯哉古之人。辨香敬南豐。我獨行路難。輾轉江灘中。關者數十尋。窄處才數弓。礁石多於柳。篙努背都穹。或推更或挽。一葦若蠶繡。兩山峭然立。舟行蒼鶴籠。忽爾波浪急。履險恍奔猱。旋經赤石鎮。烈須起太空。雷電暨冰雹。舟人悸且恟。迅起禦狂瀾。此險更未逢。灘頭橫匹練。聒耳鳴鏜鏜。日行卅里弱。榜人困磨磨。不知何年代。五丁奏奇功。我豈無周親。遼闊馬牛風。我豈無朋友。雲山隔萬重。却羨操舟者。挺身氣概雄。感此途奮發。甯借他山攻。男兒貴立志。窮達信天翁。上水誰云難。用力澈始終。百憂滌除淨。常此浩浩宵。

江南曲

友蘭樓主

金爐鼻鼻飄異香。九鳳華燈明素裳。酒酣舞罷春欲醉。含情牽袂低喚郎。郎有才兮妾有貌。雙飛默許同偕老。相逢但恨相見遲。舊人那如新人好。

偶成

前人

園林新雨後。蕭條以暮秋。花殘子規寂。林暗路悠悠。清和唯草綠。綠草遍九州。登高望平野。水亦綠如油。蒼天豈無知。雲遮萬里愁。俯視曠寰處。不見人烟稠。

西施詠

前人

舉國餘輝仰。君王是故夫。膝前趨少白。豔色忸怩無。

落花

前人

雨後登樓怯暮寒。無端忽見百花殘。飄零恰似山河影。落日憑欄忍淚看。

過御河橋感賦

橋在北海中海之間舊爲禁地橋之兩

端有木牌坊上書金鯨玉練

一葉舟主

御河橋上偶停車。無限煙波襯晚霞。玉柱金鯨依舊在。行人猶說帝王家。

學生刊物欄

李大

曼

月兒剛從浪濤似地一塊帶着一塊的灰色雲裏，露出她那銀白色的圓臉，又要躲進那一層烏黑的雲裏去了。等到厚雲慢慢地整隊離開她的面前時，她身體懸在碧色的天空中，現出她那本來的面目，對着我們微微的笑。小星兒也一顆一顆的環繞着她，好像是特意出來陪伴月姊姊，使她不感覺到孤靜的。

在這樣一個寂寞的深夜裏，工作的人們都已入了那消愁的夢鄉。除了那些享樂的人們，還在燈光如畫的屋子裏，享受她們的淫樂外，大地上的一切都已萬籟無聲的悠哉遊哉了。距離××城五哩路的一個鄉村的東南面，從前是個很熱鬧的

市面，但在幾年前，兩縣土匪們的光臨，已是燒劫一空了；現在傳不過是些瓦礫堆；這恐怕是因為××鄉大而富厚的原故吧？且有錢的人們又都搬到城內去，所以現在還沒有人能重新來開闢這塊地方，差不多都擠在熱鬧的城市裏去了。而這鄉裏的居民，他們的職業，多半是種菜的，還有，不是人力車夫，就是苦力的小工；因為他們在同一階級的合羣裏，所以也就不覺得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痛苦了。

在月亮照着的那面，有一座小小的茅屋，月光從窗口射進，可以影約的瞧見屋內簡單的陳設；屋的東角是一副泥製的鍋爐，兩邊是一張方板棹子和兩條長板橙，半面朝南放着一張板架的床鋪，床上正睡着一個打赤膊的男子，從月光下的陰影看來，並不是很康健的樣子；僅不過他的肩部和腿部是肌肉豐滿的，但是胸部和腰部並不見得怎樣的發達。這樣看來，就知道他定是一位勞動者，不是一個有吃閒飯講體育的先生了。在他床下的旁邊正燒着一條長蛇似的，價錢極便宜的粗蚊香，這時他正在床上翻來覆去的，好像並沒有熟睡着的樣子，他的名字叫李大，也就是這屋子的主人。

李大今年只不過二十歲。他現在是一個黃包車夫。他在前年的今天，還不是拉車過日子的人，那時他的父母還活着，他還在家裏，種着屋前那一方的菜田，這菜田從前也是他父親所有的，他父親因為他漸漸的長大起來了，可以幫他做點事了，所以叫李大專心去種這塊菜地，他父親有時也幫着種種菜，或是推着獨輪小車到街上去販賣薪柴。母親呢？也幫着人家做活計。他們一家三口這樣的生活，雖然說不上什麼裕餘，一年到頭，也還勉強可以過得。

李老頭兒，李老奶奶——別人都這樣的叫着李大的父親和母

親——他倆爲人都很和氣，所以不單家庭間非常親熱，就是鄰近的人們也都喜歡和他們親近，可是這樣的好人，竟雙雙得到那樣傷心的結果，真是令人難測呵！（未完）

國恥感言

陳炳輝

寶貴的光陰，像飛箭一般的過去，忽冷忽熱的天氣，如車輪似的旋着，吾國最可恥的五月，也隨着循環而來了，它是暗暗的在喚醒我們像睡獅似的同胞，快起來雪恥呀！但是一般在做安樂夢的同胞，現在醒是有點醒了，不過還在朦朧的時期，雪恥二字，心裏有點明瞭了，知道是很要緊的，所以到了這個國恥月——五月——，東也開會，西也去遊行咧！貼標語咧！呼口號咧！……可惜這種舉動，表面上是很熱烈的，實際上呢？咳！一些些的實現也沒有，你想痛心嗎？

嘴裏叫着『打倒五分鐘熱度』，事實上呢？自己也在打倒之例，等到距離國恥日遠了，仍老是攢在被窩裏，做他自己以爲安樂的夢。

嘴裏高叫着：『打倒帝國主義……實在呢？帝國主義倒還沒有打倒，反受他的侮辱和侵略，並且還『日新月盛了』。

總之：我們年年高叫的；努力！雪恥，到底是不是真真的努力雪恥。可是，——萬寶山案，和滬案，——反隨着而來！努力也要實行的啊！親愛的同胞們：我上面說的話，以爲對嗎？同胞們：你看了上面的一番話，作何種的感想啊！

我們要有具體的團結，這團結是永久的，大家起來一致努力，……但是我們要有步驟的進行，一改以前的腐敗，要知道世界上最要緊的是一個『恆』字，『有志竟成』是古人勉勵我們而努力！要有恆！的話，你從前讀過一篇『座右銘』內中有二句話『行之苟

有恆，久久自芬芳」這「芬芳」二字，在我看來，大約就是雪恥的意義，古人早已指示我們，爲什麼不把它來做模範呢？

總之：一時的熱烈，是沒有用的，我們要有恆心的努力，長期的奮鬥！抵抗！是我們同胞唯一的出路，不怕他那仇敵怎樣兇暴殘酷橫行不法，我們怎麼有始有終的努力到底！

不要爭私權謀個人的幸福財壞了國家燦爛的前途。

弱者的呻吟

盧美風

「老錢蕭說你千萬不要這般悲苦。攷期將近了。你的論文現在做好了沒有。敢速預備預備。免得臨時抱腳倉卒無措呵」。

「蕭你可不要這樣和我打趣吧。我要解決的。並不是論文和戀愛問題。是……他很哀愁地不望下說了。」

「什麼偉大的問題呀。怎麼不能解決。你告訴我。那末我總能給你設法解決呵。」我很憤慨問着他。

「我的家庭不幸於三個月前遭着意外的變故將所有的產業完全犧牲了。所以發生了經濟的恐慌。直到現在。我的……學費還沒有繳呢。同時校長限我在月底前要將學費補繳。不然就要算我是退學。……」他說出這些話後耶珠淚竟奪眶而出。

「啊……不過是這個事。蕭你快不用哀傷。昨天我家裏寄來了二百元。作我零需的。你敢緊拿一百五十元去繳學費吧。」我是十分慷慨地向他說。

他聽了這話。歡喜得幾乎發狂。急走到我的面前。拉着我的手。那時候他的身體不自主地在戰慄。喉音也低微顫動。用極誠懇的聲調向我說。「親愛的蕭兄。你是仁慈的上帝。濟人於千金一髮之際。你是活人中的慈航。救失幸者於苦海。親愛的蕭兄呀。你是我的恩人呵。你給我的恩澤。我是鐫在心版的。永遠不會

忘記的呵。」……

「現在他已是某大書局的總經理了。我托他去交涉。將這部書買給他書局裏。他說這事要經董事會議決方能決定。我想他在這店內佔着重要的地位。這事托他總可以辦得到的。」正在幻想的時候。會客室的門簾掀開。一個西裝革履的少年翩然而入。錢端見是蕭碧珊來了。連忙從沙發上跳起來。趨到他面前。歡愉的神態說。「蕭兄事麼樣了。」

「昨日我已向諸董事提議。他們皆說。最近受戰事影響。營業不振。蝕本甚巨。無力再買稿子。」碧珊很喪懷地說。

錢端聽了這話。滿腔的熱菊好象澆了一盆冰水。一直冷到冰度以下。歡愉的心靈。好像颼的着了一箭。要跌到深涯中樣子。凝立悵然。

「端兄。將來時局平靖。營業稍振的時候。我再給你想法子罷。我這裏還有十元你拿去暫時維持生活吧。」碧珊安慰他說。錢端接了他的錢。勉強支持他的鎮靜。淒微的說。「天氣不早我要回去了。謝謝你的厚意。我感激你至於無地呵。再會。我的老友。」他辭了碧珊而去。這時候天氣改變了。皓月也沒有了。陰霾佈滿了天空。夜氣更覺得森林。他低首默然。沿着樹影前進。不到一會兒就到了他的居所。這時候天公不作美。將清瑩可愛的兩珠。紛紛散佈在大自然中。和着夜風台合地在嘯吟。益令人淒惻。恐怖抖顫。(完)

十五。五。脫稿於中公大禮堂

思潮一瞥

白國梓

我看各報的本埠新聞欄內常常映射到吾眼簾的，不是離婚案件，即是遺產訴訟，和其他種種代表社會黑幕的案件。他的事實

和批評的不辭因律師有代為辯護之權，這是難免的，倘知道這些案件的内容，無不為他嘆口長氣，灑一灑同情之淚，估惜他，可憐他，在我想呢，此種同情實是受文字的感動，嚴格起來說，沒有估惜的價值，况且是在現在的中國，為什麼丟着已有的妻子去戀愛他人，由戀愛而重婚厭了，又宣告離婚了，須知自由戀愛是何等神聖，怎能隨之便便的朝結合晚脫離，以此當一種兒戲呢！遺產的支配，不能用之以發展實業，同室中你爭我奪，或是狂嫖濫賭，因之敗家破產的，實在是社會的蛀蟲，不獨不可估惜他，並且社會還要與論裁判他才是正理。試看現在男女青年，整天的不做事，講戀愛，爭遺產，學跳舞，看電影，如在做夢的一般，不曉得他的前途，已經黑暗似漆，好似踏到絕路了。中國的命運，也因為這些人不振作而要斷送了；像這樣長此下去，豈不危險麼。

讀者信箱

社會小評

一平

自我忠勇為國十九路軍退守以來，撤兵之說，接管之聲，數日來洋洋大振，熱鬧得甚麼似的，吳市長勸戰區人民，「各席故鄉」，「各繼故業」，的煌煌告示，亦顯然地露於目前，敵人的鐵騎，蹂躪我淞滬的一幕慘劇，至此可告一段落，雖然吾人類痛定思痛，而夢魂猶醒，但是心靈上的創痕，不至到何年何日纔能痊復呢？

我以為政府領袖者的惟怯，固屬不當，但他們的虛偽不誠，掩飾耳目的手段，更屬不當，而萬無可想，我國的實力，究有幾何，

能與敵人相持至何種程度，能分成敗，退步而言之，就政府當局，肝衝大勢，有萬不得已的理由，而不能作長期抵抗，亦應向國民一一聲明，使國民能明瞭于我國所處之實在環境，不得不忍痛當前，而圖勉于來，國民雖愚，亦未嘗不能為政府諒無論如何，不能人言不慚，口口聲聲說着「長期抵抗」「永久備戰」而其事實，則處處屈伏，步步退讓，直至簽約之日，還不自承其咎，偏要強詞奪理，說什麼，祇議停戰，不談政治問題，真所謂，玄妙莫解，不著邊際的話，使國民醉夢初覺，深知受欺，而欲哭無淚！國無信仰不立，晚近之世，詭詐欺騙，相習成風，實為社會上莫大隱憂，今政府的措置不啻，更以虛偽不誠，互相提倡影響所及，恐足以滅國而有餘。

故我日惟怯不戰，其害淺而易見，養成虛偽難辯的心理，其害深而無窮。

學圃

習靜軒筆記(摘錄)

天渾

連山歸藏伏羲以來相傳之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干寶曰。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杜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皇帝。孔穎達曰。按世譜等書。神農又號連山氏。皇帝又號歸藏。是神農之易。本數伏羲。黃帝乃別爲歸藏也。

太平御覽六百八引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

三國魏志。高貴鄉公博士論易。溢于俊曰。包犧因燧皇之圖

而制八卦。神農衍之爲六十四。易者。變易也。名連山。似山出內雲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曰。若使包犧因燧皇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燧人氏沒包犧氏作。後不能對。

接連山歸藏。雖言之已久。而其說不一。不應自古相傳之易。太卜所掌之典。至周猶存。迨漢而即泯。蓋主易之制。名雖異而實則同。似二而一。

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畫八卦。作文字。以一畫開天。說文一下云。惟初太極。遂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即乾字最初之象。二下云。地數之始從耦一。三下云。天地人之道也。即古乾字。所謂連山者。疑爲連三。以三畫形近而誤。

乾鑿度。太初而後有太始。太始而後有太素。乾。天也。乾訓健。壯健不息。日行一度。鑿者。開也。度訓路。聖人鑿開天路。三古文天字。三古文地字。三古風字。三古山字。三古水字。三古火字。三古雷字。三古澤字。今惟水字篆籀通用。天字雷字猶有迹象可尋。餘均莫考。然以例推之。乾鑿度緯書。殆不甚謬。易曰。以言者尙其辭。此之謂也。

宋趙彥肅復齋易說云。先聖作易。有畫而已。後聖繫之。一言一字。皆有畫中來。明陳言易疑云。吾疑乎包犧氏之卦。非使人卜筮也。吾疑乎卜筮之因卦而作。二家言易。皆有至理。說卦傳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九家注云。乾爲圭。繫辭傳。慢藏誨盜。虞氏注云。坤爲藏。按圭與歸。古音同部。可以通用。是歸藏即乾坤二卦名。孔子曰。吾學般禮。宋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歸藏既屬之般。證以孔子之言。尤爲脗合。

神農皇帝堯舜氏之易

神農皇帝堯舜氏之易。明見於繫辭。來相取象於益。交易取象於噬嗑。治天下取象於乾坤。舟楫取象於渙。服牛乘馬。取象於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取象於豫。杵臼取象於小過。弧矢取象於睽。宮室棟宇取象於大壯。棺槨取象於大過。書契取象於夫。以序卦傳可觀。而後有所合之文。最以翟元王弼舊注。噬嗑與市合同音。是制器尙象之義。極其淺顯。

井象曰。木上有水爲井。鼎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噬嗑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小過象曰。有飛鳥之象焉。餘卦可以類求。

爾稍易小墨之坎。大琴謂之離。轡首謂之革。康謂之蠱。和樂謂之節。萬物之象。殆無一非易耳。

漢人說經各書之體裁續上期 燕 詒

詒訓傳 詩周南關雎詒訓傳疏。傳者傳通其義也。公羊定元年傳。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傳謂訓詁。按詒訓傳者。兼詒訓而傳事也。春秋三傳傳事而不詒訓。爾雅則詒訓而不傳事。毛公釋詩則二者兼之。如標有梅篇首章傳。標落也。盛極則墜落者梅也。尙在樹者七。二章傳。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二子乘舟篇。首章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又云。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觀此二篇

。詰訓傳之體例可見矣。

故。說文支部。故使爲之也。段注今俗云。原故是也。引伸之爲故。漢書劉歆傳。學者傳訓故而已。注。故謂指趣也。丁寬傳。訓故舉大體而已。注。故謂經之旨趣也。藝文志傳故二十五卷。注。故者通其指義也。釋文。故古文作詒。按故與詒異。故者。發六經之大旨也。

注。說文水部。注。灌也。段注引伸爲傳注。爲六書轉注之云者。引之有所適也。故釋經以明其義曰注。漢唐宋人經注之字。無有作註者。明人始改注爲註。大非古義也。詩鄭氏箋疏。注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禮記曲禮疏。注者即解書之名。廣雅釋詁二。註識也。釋言。注疏也。一切經音義六。引字林。注解也。漢書溝洫志。注。注引也。按注者解經之意也。註爲後起字。

箋。說文竹部。箋。表識書也。按箋與注相似。注者解其意也。而箋則表識其旁。若今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也。

釋。釋例。說文采部。釋解也。從采。采取其分別。人部。例比也。小爾雅廣言。釋解也。國語。晉語。惑不釋也。注。釋解也。左氏襄三十九年傳。釋不朝正于廟也。注。釋解也。楚辭惜誦。響不可釋。注。釋解也。招魂。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注。釋解也。淮南本經。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注。釋解也。太元釋圖照。注。釋亦解也。漢書田儻傳注。釋解也。後漢書蔡邕傳注。釋解也。按釋者。解書之大義也。釋例者。解書之體例也。(未完)

鑄鐵跋

金祖同

右旌旗鑄鐵。鑄高三寸又半。鐵高五寸。皆鍍金爲飾。俗謂

之鍍金。鑄有四瓣。端平而頓。備建旗時以植於地者。曲禮所謂進戈者前其鑄。後其刃。蓋卽此也。鐵上立一準。尖喙長頸。鑄兩耳。長羽被體。類雄駿。按初學記曰。全羽爲鐵。析羽爲旌。今此鐵長羽。不知爲全羽析羽。抑此種全羽析羽。爲旌之一種。皆不可得知。然亦可相爲發明也。又按旗幟之飾。以飛禽爲最古。其式亦最多。列子載黃帝與炎帝戰。以雕鸞鷹鷂爲旗幟。黃帝之時。百物草創。旌旗之作。已在此時。而卽以此四物爲飾。得不謂之最古乎。及至後世。捨雕鸞鷹鷂四者外。又有朱鳥青雀鳳凰鸞鷂等名。得不謂之最多乎。曩見一鐵。上立一獸。又可知繪禽之旗。如鷹鷂則鐵上立一鳥。繪獸之旗。如白虎黃麟。則鐵上立一獸。玄武青龍等旗。當亦如之。舉一反三。故知其最古最多。又可證旗鐵之通例。蓋如是也。

方彝跋

金祖同

此方彝。成曰方尊。或曰方敦。跡其用意。乃祖述陳簠簋。以爲彝者。常也。器也凡器皆可曰彝。未必有專名之器如尊也。自簠簋創此說。後來金石家皆據爲典要。著錄吉金。廢彝爲專名之目。而絕稱之曰彝器。惟不名之器。始稱之曰彝。固也古金中往往鼎敦解角之屬。其器文皆列爲等彝。然用禮春官司彝有掌六尊六彝之位。以此知彝必爲專名。苟爲絕名。則應曰十二彝。蓋尊亦爲彝器之一種何必更立爲名。今既更立爲名。則彝之不爲絕名可知矣。有足曰敦。无足曰彝。古亦謂之廢敦。今既无廢敦之目。而此器又無足。故不應名爲敦。彝有蓋。而尊無蓋。今此器有蓋。故不應名爲尊。彝常稱。而此器方。故名之曰方彝。前乎此者。有矢方彝。以此觀之。名謂方彝。不爲无徵矣。

x x x x

小小談話

衛生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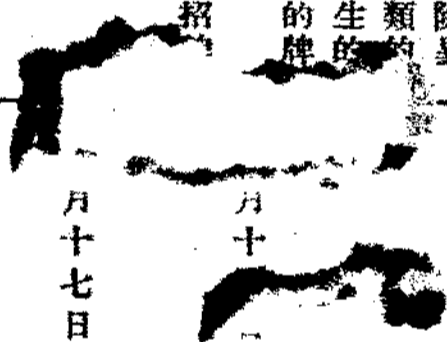
谷月

衛生蟲。一名微生蟲。西名為 Germs。有害人生之蟲類也。衛生蟲這三個字。以名義推測牠。似乎是一種有益人類。補助衛生的蟲類了。可是根據西洋科學講起來。衛生蟲非但不能有益人生。抑且害人不淺。只是勢力很大。人民沒法去抵禦他。祇好聽他縱橫侵蝕。剝削脂膏。結果非斷送大家生命不止。不衛生到牠。簡直是舉世無雙了。

但就是衛生蟲一邊說。牠不過是一個蟲類。牠還知道排除異己。抵抗人類的侵略。在二十世紀競爭激烈的地球上。謀同類的生存。保障他們全體。團結一致。以免滅亡。牠雖然戴着衛生的牌子。去幹不衛生的事。總比較那些不道德的人。戴着道德的牌子。沒有團結抵禦。也沒有同類保障的好得多了。或曰。衛生蟲。一名微生蟲。蓋指其不衛生而掛衛生的招牌。生命微乎其微。決不長久也。

十日大事表

本埠	國內	國際
五月十三日 開北日軍定期撤退 日人鼓吹圓桌會議 接管會派員在開北佈置	當局聲明簽約 真相	馬占山部進向龍江 土耳其效法俄國工業計畫 日軍在山河關挑釁愈烈



五月十四日	五月十五日	五月十七日	五月十八日
寶山日軍天晴 即撤京翔客車 明日可通開北 實行接管開北	開北四區定今晨接收 馬占山否認偽定條約	開北鐵路以南日軍撤退 公安局督察曹澄清被刺 我方警察接收大場	開北鐵路以北日軍定二十三 日全撤江橋劉願家鎮一律接收 路後即行通車
行政院派淞滬善後委員 日謀在東京開圓桌會議	總動地(一)政 友會總部(二)京 幾警局(三)掌 大臣私邸(四)首 相官邸(五)日本 銀行(六)三井銀	停戰協定副本昨日簽字 陳策與張惠長以海軍進攻虎門	陳濟棠下令討陳策 日軍已提出強硬表示 鈴木有組織內閣

軍部後留荒木
高橋決定勇退
英報謂日俄將有
大戰

五月十九日
今晨雙方在北
站交換俘虜
我方定今日接
收江灣日軍
北延期日軍
又延期日軍
日軍定期撤
日軍搬運我
產

胡漢民請停粵
海軍潮政府請
各業電政府請
復失地

哈爾濱附近發生
激戰
日本將組織強
內閣

五月二十日
江灣彭浦行昨
已接管

粵空軍通電反
對改組
偽國官吏密謀
反正被捕
路局定期遷回

東北義勇軍
狂撲哈爾濱
西園寺抵東京
關未定

五月二十一日
駐楊行日軍定
期撤退

陳濟棠將用兵
攻瓊崖
開始修理北
路軌

調查團中止赴黑
龍江
馬占山佔領東
西線
日對圓桌會議仍
在急進中
芳澤遊說英美德

五月二十二日

接管委員視察
關北
本埠郵局大罷
工
關北炸彈爆發
傷多人
定二十五接收
淞實

于右任彈劾汪
精衛
蔣介石督剿豫
鄂院匪

調查團難晤馬占
山
蘇俄拒絕假道

譯叢

淚門

慕潔

亞非之間。紅海與印度洋相連之處。有一海峽。厥名淚門。其地奔流墮崖。迴颯捲浪。為航行危險之處。舟夫對之。莫不下焉。

日面升

居北半球者。慣見中午之日在南。故偶至南半球。於日之出。滋多誤會。蓋南半球中午之日。在北故也。南北既誤。東西不明。人居北半球。向日則左為東。居南半球。向日則右為西。以北而誤日西升也。

探險家

已數為人所到過。挪威探險家羅爾阿孟孫大將為人。英國史克脫大將所率南極探險隊亦達該地。惟較遲數日。

磁石南極

磁石南極在澳洲悉尼南三千哩。在地球南極北一千哩。

人們的幻影

脫格拉斯作
邵葦一譯

她的夢境是愈變愈奇幻了，她所看到的祇是黑漆漆的些面孔，她好像是住在黑人國裏了，她看見將康別在異國裏漫遊便好像她曾經聽說的那三個東方的國王一樣。她還看見她後面跟隨着一個黑人侍者和印度人，影子又突然的改變了，她歸視着駱駝用蹄在下撥弄砂礫，嗅着被烈日曬焦了的植物，現在河床在下閃礫，蓋着蘆葦伸展在遊客的前面，但是，他好像變成了巨人，他的身體把半個天遮蔽起來了，他是魁梧而可怕，可是在他那煤黑的臉上的兩顆眼睛是閃射得溫柔而和藹……曼麗在她的睡夢中是嗚嗚的哭泣了。(未完)